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徽 劇

(第一集)

要 目

千里駒 白鹿血

龍鳳閣 巧姻緣

四國齊 龍鳳旂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編 印 說 明

安徽戏曲剧种比較丰富，历史也比較悠久。远在明代，青阳腔就与崑腔比美；徽調兴起以后，影响遍及全国；廬剧、黄梅戏、泗州戏、皖南花鼓戏、淮北花鼓戏……或自本省土生土长，或自外省傳入，在本省丰富发展，形成了独特风格。每个剧种都积累了不少剧目，是一项丰富的文学遺產。这些剧目是靠一代一代的艺人口傳下来的，有些剧目，眼前只一两位老艺人会唱；甚至有些剧目伴随已故艺人而亡失掉了。我們在中央发掘遺產、繼承遺產的指示下，編印了本省的傳統剧目，做为参考研究或整理演出的資料，备使优秀剧目将以保存和傳播。

各剧种的傳統剧目都是根据各剧种中有成就的老艺人口述本加以校訂的。（有的剧本，还參照几个不同的口述本加以校勘。）

校訂时，为了尊重原貌，只改正錯別字和将非常难懂的詞句稍加調理。

傳統剧目中人名、地名大多是虛拟的。某些真实人名、地名以訛傳訛的也很多，除明显的錯誤加以糾正外，一般地仍照口述保存。

剧中的方言，做了必要的註釋。

由于編輯人員的能力微薄，加上搶救工作時間有限，所印剧目，未能尽选善本，其他編輯、校訂等方面的缺点还有很多，希各地同志予以指教。

徽 戲 介 紹

徽戲是安徽古老劇種之一，約在明末清初形成于安徽石牌一帶。它的全盛時期，約在乾隆、道光年間，其影響幾乎遍及全國，它的流派很多，而京、婺等劇，又都是它的直接繼承者。

徽劇的源淵是“青陽腔”，也稱“徽池雅調”。萬曆前後，由青陽一帶民歌、余姚等腔為基礎，合“弋陽腔”而形成的；它的特点是“滾白滾唱”，突破“弋陽腔”曲牌套式，進一步加以發展。正由於這一形式突破，而有了飛躍的發展，反過來代替了“弋陽腔”，所以有“石埭、太平梨園几遍天下”之說。

這種聲腔受了外來崑曲影響，在枞陽形成“吹腔”；同時受到“絃索調”的影響，在桐城形成“撥子”。後來“吹腔”與“撥子”合流，演變為“二黃”，徽戲從此正式形成。

徽戲形成以後，南方幾省戲曲大都受其影響；尤其是當時商業中心的揚州，是雅部和花部的集中地，真是諸腔并呈分外繁盛；而從安徽去的徽戲，後來居上，它吸收了諸家藝術之長，充實了自己，勝過雅部與花部，獲得“安慶色藝俱佳”的稱譽。徽戲名藝人高朗亭從安徽帶班到揚州，又從揚州帶三慶班進京，這是乾隆五十五年的事。

徽戲三慶班進京後，由於藝術上有一定的造就，受到北京廣大羣眾歡迎。隨之四喜、春台、和春相繼進京，謂之“四大徽班”。使北京藝壇增添了異彩。“新排一出桃花扇，到處閑傳四喜班”，正說明徽戲在京受到歡迎的盛況。因而也就聲譽大震。徽戲遂在北京藝壇逐漸占了主要位置。

徽戲在京吸收了各種戲曲之長，豐富了自己；特別是漢調、京腔、秦腔等，都成為徽戲吸收的主要對象，使徽戲在藝術上有了進一步發展。直到程長庚的時期，徽戲藝術有了飛躍的前進。他把徽音、京音、楚音兼收并用，藝術上有很大創造。當接近他藝術成熟時期，廣大觀眾稱他唱的是“徽二黃”，又稱他唱的是“京二黃”。他是三慶徽的班主，并兼四大徽班的總管；他對徽戲來說，起了承前的作用，對京戲來說，他又起了啟發的作用。所以又稱他為京戲開山祖師。

徽戏在北京逐渐发展为京剧的同时，在南方也发展了各个流派。如江苏句容一带的徽戏，浙江的婺剧，江西赣剧等，差不多都是徽戏的嫡派。而在安徽也有太平、江北、徽州等流派；他们各有特点：太平以“撥子”唱腔见长，他们的老生、小生、花旦等的“撥子”，各具一格。江北徽戏以扑、打、摔、跌见长，有些筋斗、当子，为其他剧种所少见。而徽州却以“崢弋腔”见长，表演较他地徽戏艺术细致、规格，唱做并重。

徽戏除了发展为各种流派以外，还影响全国很多剧种。尤其是南方各省很多剧种都受其影响。如长沙湘剧中的徽戏，唱“南北路”，也就是“西皮二黄”；唱“吹腔”称为“安庆调”，剧目多来自徽戏。云南滇剧中的主要声腔是“二黄”。早期演出，先是戏帽子，接着摔跤，然后四折戏，再找戏，这种套式与徽戏徽班演出，完全相同。广东粤剧中主要声腔也是“二黄”，他们继承了徽戏的武功。最盛的时期，有十多个徽班在那里活动。广西桂剧也是以“西皮、二黄”为主调，“吹腔”亦称为“安庆调”。除这些剧种以外，还有黄梅戏、花鼓戏、淮剧等都受过徽戏影响。

徽戏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太剧种，但在南方的兴盛，永远超过北方。就本省来说，从乾隆到抗日战争前夕，就有六十多个班社活动，演出的地点遍及长江与淮河南北。有的班社活动时间长达一百四十多年，班社的庞大达百人以上，最大的竟达一百八十人之多。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些班社才相继衰落。

徽戏衰落原因较多，但主要的有这样几个：首先是封建社会政府对徽戏不但不加以扶植，相反不断地摧残与迫害，以致艺人生活动荡不安。其次是农村贫困，艺人无法维持生活，也就无法维持百人以上的大班社。第三、在艺人生活不安定的情况下，无法研究与发展自己的艺术，也就不能长期满足群众的要求。第四、京戏南来与地方新兴戏曲兴起，徽戏艺人改学京戏，或散入地方戏班社，但绝大多数艺人回乡生产，至此徽戏班社日渐散尽了。

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在安徽的省委直接领导下，衰落已久的徽戏，始获得了重生。



徽剧第一集目次

龙凤闹.....	1
四国齐.....	54
青石岭.....	66
一枝梅.....	91
龙凤旂.....	109
樊城連.....	127
千里駒.....	154
巧姻緣.....	181
乾坤鏡.....	205
白鹿血.....	271

龍鳳閣

劇情：

明穆宗死后，应由其子即位，但太子年幼，故由其母李后执政。李后之父李良，官居太师事职，见状，仍起謀位之心。李良即对李后花言巧語，又施以威吓，騙得李后的同意，駐李良执政三年五載，实則由李良永久执政。定国公徐延昭，兵部侍郎杨波識破李良阴謀，上殿連奏几本，李后不从。李良执政后，将李后母子封鎖昭阳宮中，想餓死母子俩。徐聞之，派其女徐金定进宮保护李后母子，杨波也命子赵飞往四路搬兵。李后此时已知李良果有篡位之心，悔之不及，聞杨波領兵至，大驚，仍命徐杨保駕。后徐杨打退了李良之阴謀。

人物：

徐延昭	(簡称徐)	李 良	(簡称李)
杨 波	(簡称杨)	李 后	(簡称后)
徐金定	(簡称定)	陆 尤	(簡称陆)
赵 飞	(簡称赵)	馬 芳	(簡称馬)
王舍香	(簡称王)	杨晉卿	(簡称晉)
杨晉明	(簡称明)	田子玉	(簡称田)
船 夫	(簡称船)	张戶部	(簡称张)
四太监	(簡称监)	四 将甲、乙、丙、丁	(簡称将)
內 臣	(簡称臣)	四龙套	(簡称套)
四小甲	(簡称甲)	四 兵	(簡称兵)
长 隨	(簡称长)		

第一場

(楊晉明、四將上)

明：(引)英雄志量，保大明家邦。

(詩)自幼生來文武全，我父在朝掌兵權，忠心耿耿扶社稷，保定女王萬萬年。

(白)俺，楊晉明。爹爹楊波，大明駕前為臣，官拜兵部之職。我今奉了女王旨意，鎮守陽河一帶，打聽外方消息。人來！

衆：(白)有！

明：(白)起道陽河！(下)

第二場

(一內臣引李良上)

李：(白)老王晏駕命歸西，朝內無人坐帝基。老夫一心謀虎位，不知得帝在何時。

李：(白)俺，李良。所生一女，名叫燕妃，生得十分美貌，聖上娶為正宮，老夫就是太師之職。滿朝文武，誰敢不遵。只有徐楊二賊，時常與老夫咬牙打舌。只因先王封他祖先銅鑼，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先打后奏，滿朝文武個個怕他。老王晏駕，太子年小，無人接位，女王成位，又恐江山屬於他人。老夫謀篡，又恐徐楊不服，也是枉然，左思右想，兩難之處。唉！(嘆氣介)內臣！

臣：(白)有！

李：(白)快請田公公出來！

臣：(白)田公公有請！

田：(白)來了！(上白)太師在上，這廂有礼！

李：(白)少禮，請坐。

田：(白)謝太師。啟太師，叫我出來有何議論？

李：(白)老夫的心事，你可猜着。

田：(白)我包猜着。

李：(白)你且猜来！

田：(白)太师莫不是想个大……

李：(白)咳！(立起，两边看介)自古道，墙有缝，壁有耳，隔壁有人听。你已知我心，有何妙计献上？

田：(白)太师，我有妙计！

李：(白)有何妙计？

田：(白)太师何不上殿启奏一本，说是今当进宝年间，外国王子前来进贡，卷起珠帘，朝上一看，珠帘内，那是女王成龙，见我并无真主答话，将宝带回，兴兵反上。自古道，一载刀兵起，十载不太平。依臣本奏，将江山社与那家大臣，传坐三年五载，候幼主成龙，原业归宗。这一本国太准了，传旨下来，想我朝中，亲不过你我父女之亲，就将江山社与太师，岂不得了短头社稷。

李：(白)短头社稷要他何用；要想大明江山。

田：(白)太师要想长久江山，到也不难，将国太封锁昭阳，宫内水火不通，囚死娘娘，饿死太子，岂不得了长久江山。

李：(白)哈哈！(笑介)好妙计，此计甚妙。老夫得了大明江山，封你一个开国元勋。

田：(白)太师妙计已定，不可缓图，速速而行。

李：(白)候来日五鼓，女王登殿，随旨奏本。国太倘若将江山付与老夫传坐，不知何时登位大吉。

田：(白)太师，我那日看过皇历，八月十五，那是帝星遂日，卯时登位可好？

李：(白)如此密计，你我二人知道，不可走漏与他人。回府上殿！

田：(白)太师请！

李：(白)打道起程。(下)

第 三 場

(李良、徐延昭、张戶部、杨波上)

李: (唱)执掌朝綱,

徐: (唱)院門伺候,

张: (唱)待漏随朝,

杨: (唱)南征北剿,

众: (唱)共保我主家邦。

李: (白)老夫太保李。

徐: (白)老夫定国公徐。

张: (白)下官戶部张。

杨: (白)下官兵部杨。

众: (白)女王登殿,朝房伺候。請!

李: (同白)嗯! (发恨介)(下)

徐

第 四 場

(四太监上)

监: (白)噢噢! (喊介)(李后上)

后: (引)珠簾高卷,玉带金鈎。

(徐、李、杨、张四人同上)

众: (白)臣等见駕,国太千岁!

后: (白)众卿平身。

众: (白)謝国太。

徐: (白)嗯——! (恨介)

李: (白)請! (四人同下)

张: (白)請! (四人同下)

杨

后

(唸)老王晏駕命归西,女王登殿世間稀。多得众卿来扶助,保定
哀家坐龙庭。

监: (白)噢——! (喊介)

后：（白）哀家，李燕妃。老王晏駕，皇几年小，难掌江山，今当大宝，已登龙位，恐有文武奏事。内臣！

监：（白）臣。

后：（白）与哀家传旨，吩咐两傍文武，有本启奏，无本退班。

监：（白）领旨！国太有旨，两傍文武，有本启奏，无本退班！

李：（内白）李良有本启奏。

监：（白）随旨上殿。

李：（内白）领旨。（上）全凭三寸舌，打动女王心。

李：（白）臣李良见駕，国太千岁。

后：（白）太师平身。

李：（白）謝国太。

后：（白）绣墩陪坐。

李：（白）謝坐。

后：（白）太师上殿有何本奏？

李：（白）启国太，今当进宝年間，又恐外国王子，前来进貢。朝上一看，珠簾内，女王答話，并无眞主成龙，回轉他国而去。倘領大兵前来，一朝刀兵起，十載不太平，恐怕江山有失。

后：（白）依太师本奏如何？

李：（白）依臣本奏，就将江山託与哪家兼亲，传坐三年五載，候太子成龙，原业归宗。

后：（白）想我朝中，亲不过你我父女之亲，就将江山託与太师传坐三年五載，候太子成龙，原业归宗。

李：（白）又恐滿朝文武不服，也是枉然。

后：（白）当殿写下花押，那怕他文武不服。

李：（白）全靠国太高见。

后：（白）太师請坐殿角。

李：（白）领旨。（下）

后：（白）内臣。

監：(白)臣。

后：(白)淡墨伺候。

監：(白)領旨。(磨墨介)

后：(白)哎，先王呀！

(唱二簧)李燕妃，未提筆，雙眼吊淚。

(白)哎呀！我那先王爺呀！

(接唱)都只為幼主小，難掌山河。老太師奏一本進寶年號，我朝中並無個真主成龍。因此上將江山付與他坐，候幼主成了龍原業歸宗。沒奈何寫下了推單画押。滿朝中文武臣那有不遵。我只得將寶劍交與我父。那怕他不遵者照劍施行。金殿上打打王皇封玉璽，但願他休得要失信哀家。

(白)內侍！

監：(白)臣。

后：(白)宣太師上殿領旨。

監：(白)宣太師上殿。

(李良上)

后：(唱)太師爺坐几載，原業歸宗。

李：(白)謝國太。

(唱快板)用手兒接過了，大明天下。朝一思，暮一想，才歸吾家。

忙步兒，來至在文班閣下。請列位，眾大人，前來画押。

(白)列位大人請了！

內：(白)請了，太師駕到朝房，有何國事議論？

李：(白)只因國太，將江山付與老夫，傳坐三年五載，候幼主成龍，原業歸宗。你等前來画押。

內：(白)太師說哪里的話，江山只有爭斗，哪有託位之理。

李：(白)不押者，照劍施行。

內：(白)太師息怒，吾等画押。

楊：(內白)住着，我不画押。

李：(白)不画押是誰？

杨：(內白)兵部杨。

李：(白)哎哟哟，杨老儿不画押，老夫得了大明江山，有他不多，无他不少。

(唱)杨老儿在朝房不来画押，有日里得江山定要除他。忙步儿来在武班部下。列位王候前来画押。

(白)列位王候請了！

內：(白)請了。太師駕到朝房，有何國事議論？

李：(白)只因國太，將江山付與老夫，傳坐三年五載。候太子成龍，原業歸宗。你等前來画押。

內：(白)太師說哪里的話，江山只有爭斗，哪有社位之理。吾等不画押。

李：(白)不画押者，照劍施行。

內：(白)太師息怒，我等画押。

徐：(內白)住著！老夫不画押。

李：(白)是誰？

徐：(內白)定國公徐。

李：(白)呵呵哟，杨老儿不画押，倒也罷了；徐老儿不画押，老夫的江山，去了一大半。

(唱)徐延昭唬一声如同雷样。想老夫在朝中怕的是他。將身儿来至在龙书案下，把一本奏的是徐杨二家。

(白)启奏國太，滿朝文武俱已画押，徐杨二家不肯画押，也是枉然。

后：(白)太師且坐一傍，哀家自有道理。

李：(白)謝國太。

后：(白)內臣！

內：(白)臣，

后：(白)宣徐杨二家老臣上殿！

監：(白)領旨！國太旨下，宣徐楊二家老臣上殿。

楊：(內白)接旨！(上)

楊：(唱急板)徐延昭在朝房擦袍抖袖，竈一聲滿朝中文武公候，老王爺晏了駕太子年幼。李良賊起反心謀篡龍樓，那一家不服者上殿啟奏，他的本尾老夫的本頭。在朝房叫得我口干舌燥。

楊：(內白)千歲候着。

徐：(白)哎！後面而答話者，那部公候？

楊：(內白)兵部楊。

徐：(唱)你與我快快上龍樓。(楊上)

楊：(唱)有楊波在朝房把本來修。又听得龍國太要詔龍樓。我本當上金殿把本啟奏，怎奈我官職小不敢出頭。

(白)原來是千歲在此，學生有礼。

徐：(白)還礼。

楊：(白)千歲，手執祖先銅鑪，同與哪家王子公候爭斗？

徐：(白)夫人有所不知，今因國太，將江山詔與李良執掌，滿朝文武俱已圖押。不知大人可曾圖押？

楊：(白)哎，學生豈肯圖押與他。

徐：(白)你我二人，決不圖押，何不上殿，一同保奏。

楊：(白)學生本當上殿稟奏，怎奈我官卑職小，不敢出頭。

徐：(白)只要大人忠心保主，說什麼官大官小。老夫保你滿門無事。

楊：(白)千歲保定學生，拼着一点熱血，洒落金塔，也要參他几本。

徐：(白)如此，大人請！

楊：(白)千歲請！

徐：(唱)一文一武出朝房，

楊：(唱)參拜國太李皇娘。

徐：(唱)手執着龍鳳鑪朝上觀看，

楊：(唱)殿角下坐的是奸賊李良。

徐：(唱)那奸賊懷抱着珠紅寶劍，

杨：(唱)老王爷賜千岁祖先銅鑼。上打昏君下打諛臣，滿朝文武，六部公卿，大大小小，誰敢不遵。还怕的是何人？

徐：(白)哈哈！(笑介)

(唱)九龙台前三叩首，

杨：(白)臣愿国太福寿安宁。

后：(唱)李燕妃在金殿忙传圣旨。

徐、杨：(同唱)我徐杨二家才敢平身。

后：(唱)叫內臣，

監：(白)臣。

后：(接唱)撤下了金交椅。

徐、杨：(同唱)大明江山一同商論。

(同白)启国太，宣徐杨二家老臣上殿。有何国事議論？

后：(白)二家老臣有所不知，今当进宝年間，又恐外国王子；前来进貢。朝上一看，珠簾內，女王答話，并无真主成龙，回轉他国而去。倘領大兵前来，一朝刀兵起，十載不太平。因此将江山付与太师，传坐三年五載，候太子成龙，原业归宗。滿朝文武俱已画押，二家老臣不画押，是何道理？

徐：(白)江山只有爭斗，哪有社位之理。

后：(白)哀家社心一定！

徐：(白)国太社心一定，大人奏本！

杨：(白)領命！启奏国太，杨波有本启奏。

后：(白)杨爱卿，有何本章，当殿奏来。

杨：(白)容奏，一自元朝居方里，世上多少古今稀。

(唱二黄)臣不奏前朝与后汉；臣不奏尧舜和商湯。想老王得江山也非容易。紅罗山到海口一十八年。

后：(白)哪一十八年，你可知道？

杨：(白)臣不能全知，只有徐千岁，可以記得。

后：(白)下殿。

杨：(白)謝國太。

后：(白)徐皇兄！

徐：(白)龍國太。

后：(白)楊愛卿奏道，你知老王江山，哪家社稷？

徐：(白)老臣不能全記，略記一二。

后：(白)何不奏來。

徐：(白)容奏。七九六十三，洪武趕大源，追至紅羅山，現出一鹿
端，海內銅橋現，七人渡過番，元朝不傳后，大明坐江山。

(唱)想老王得江山也非容易，全凭着滿朝中文武公卿。文凭着劉
伯溫神機妙算，武凭着小郭英保定乾坤；常遇春、胡大海各
員上將，李文忠他本是皇家外甥。追順帝追至在黃河渡口，
忽然間現銅橋渡過北方。

后：(唱)他國中都是那一派奸黨，怎比得我國中个个忠良。

(白)不准！下殿。

徐：(白)哎！

(唱)往日里奏本章國太有准，今日里奏本章國太不遵。回頭來便
把那大人來叫，你那里把本章往上来申。

杨：(白)領命。

(唱)有楊波跪金殿啟奏二本，尊一聲龍國太細听端詳。有王莽用
藥酒毒害平帝，他那里也是个父女之情。

后：(白)太師頂本！

李：(白)領旨。

(唱)那王莽坐天下全凭蘇獻，臣府下并没有心腹之人。

徐：(白)住口！田子玉可算是你心腹之人。

李：(白)他是內監官兒，曉得什么？

徐：(白)他是內監，你是外監，算得是你心腹之人。

李：(白)算不得。

徐：(白)算得！

李：(白)罢，罢，就算得。

徐：(白)咪！还不下殿！

李：(白)喂！

徐：(唱)唐僖宗在建安接位九鼎，他驾前有一臣梁王朱温，臣弑君子
迫父綱常大变，君不君臣不臣扰乱乾坤。

后：(唱)太师爷他本是仁义君子，怎比得他朝中篡位驸臣。

徐：(唱)龙国太道太师仁义君子；臣道他比梁王奸有十分。

后：(白)下殿！

徐：(白)哎！

(唱西皮)开言便把大人唤，一本一本往上申。

杨：(白)知道。

(唱)清和王初登基万民有庆，遇大难亏渔婆船渡江心。恨梁冀专
大权心謀国政，反起了禽兽心剥灭皇灵。出晓諭画图形各省
严禁。亏舅臣和张陵密訪当今，天降下一枝針漁婆取命。

(白)国太，

(接唱)这都是前朝中国戚皇亲。

李：(唱)倘若是起下了禽兽心肠，那时节打四十立发高墙。

徐：(白)住了！你是甚等样人？敢发立高墙！

李：(白)我乃一朝人王帝主之父，可以发得高墙。

徐：(白)发不得！咪！还不下殿！

李：(白)要下殿，就下殿。喂！

杨：(白)哎！

(唱)劝国太这江山不可让来不可让。

李：(唱)传坐几截又何妨？

徐：(唱)你坐江山誰服你？

后：(白)住口！

(唱)不用徐杨自为王。

杨：(唱)杨波奏本气昂昂，

李：(白)嗯！

(唱)宝剑出鞘斩徐杨。

杨：(唱)杨波金殿奏三本。

后：(白)不准，下殿！

杨：(白)哎！

(唱)怎奈是父女两下同心，我对苍天把誓盟，永世不保锦乾坤，
我只得向前来搬动千岁。

(白)千岁。

(唱)你可撒得旧威风？

徐：(白)老夫年迈，难以撒风打人。

杨：(白)有道虎老雄心在，年迈刚强多。

徐：(白)哎！虎老雄心在，

杨：(白)虎老雄心在。

徐：(白)年迈刚强多，

杨：(白)年迈刚强多。

徐：(白)可以撒得风？

杨：(白)撒得风。

徐：(白)打得人？

杨：(白)打得人。

徐：(白)哈哈(笑介)

(唱)蛟龙正在潭头睡，

(白)哈哈(笑介)

杨：(白)千岁，皇亲国丈打不得。

徐：(白)哎！

(唱)一言提醒梦中人。向前来扯住白玉带，金殿之上打皇亲。(打李介)

李：(白)哎哟！

杨：(白)打不得。